

交通史话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这是唐代有“小杜”之称的杜牧,为古道留下让人玩味不尽的名句。遥想当年,创建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日久,创业雄心渐急,开元二十八年(740),竟然荒唐地把儿媳杨玉环诏进宫中,因其貌美:“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玄宗深陷美色,60岁时又册封26岁的儿媳为贵妃,“三千宠爱在一身”。为满足宠妃杨玉环吃新鲜荔枝的喜好,颁旨 in 益州(四川)涪陵建荔枝园。唐代是地球的温暖期,所以荔枝在四川涪州即可生长结果。

由于荔枝娇嫩,不易保鲜,收获季节,把采摘下的荔枝带叶密封于竹筒中,防止途中挤压,然后装笼上马。二十里换人,六十里换马,紧鞭急蹄,日行500里加急,四五天送到长安。据《旧唐书》所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驿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北宋代史地学家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中,把唐明皇专为杨玉环食新鲜荔枝,从而修建的这条从巴蜀涪州至长安的这条驿道命名为“荔枝道”,由于形象且能引发人们

荔枝道溯源

■ 王 蓬

联想,很快传播开来,为社会各界接受,并延续后世。

当代著名史地学家严耕望(1916—1996)在其名作《唐代交通图考》中认为,唐玄宗朝所进贡的荔枝,历来存在岭南与涪州两说。就他考证,应该产自涪州。这也使荔枝道在学术界获得认可。

荔枝道具体线路是从涪陵妃子园起程,经垫江、大竹、达县、宣汉、平昌、万源、通江、镇巴、罗镇,穿越大巴山交西乡子午镇,进入子午道,再经石泉、宁陕穿越秦岭,便可将荔枝送往贵妃翘首以盼的临潼华清池了。

这也得力唐代国力强大,据史书记载,唐驿道畅通,驿舍齐备,全国共设水陆驿站1639个,驿丞、驿卒达2万余人。然涪陵距长安2000余里,隔秦巴大山,涉崇山峻岭,跨涧越溪,崎岖难行。其时,驿卒手拿铜铃,策马如飞,每逢狭路或接近下驿则摇铃为号,提醒下驿接力传送。致使百姓“闻铃色变”。唐代诗人杜甫在诗《子午谷》中写道:“忆昔南州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至今耆旧悲。”老皇帝玄宗为娇妃能吃新鲜荔枝,马死人亡在所不惜。“宫中美人一破

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晚唐诗人杜牧描述:“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应是荔枝道最好的诠释。

但输送荔枝并非此道唯一功能,只要古道开启,沿线驿站就会逐渐形成贸易集市乃至繁华街市,荔枝道经过的镇巴渔渡坝、八庙场都曾形成盐商交易街市。八庙在晚清还曾形成黄牛交易市场,每场易牛300至400头,销陕西、湖北等地。再是四川产黄表纸,陕西产棉花,也由此道运送,所谓:“一条黄龙(火纸)出川去,一条白龙(棉花)入川来”。

大宗货物还有茶叶。由于关中及北方并不产茶,周秦汉唐王朝所需贡茶皆在秦岭以南的汉水河谷与四川盆地。据晋代学者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记载,古巴国献茶周武王(?—前1043),其茶“形似月亮,紧压成团,名曰西乡月团”,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贡茶。《新唐书》?陆羽传》中说“时回鹘入朝,始驱马市茶”,表明唐时北方游牧民族就用马匹与中原王朝交换茶叶。《宋史·食货志》所载“汉中买茶,熙河易马”,反映出宋时茶业繁



盛的史实。《明史·茶法》记载,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用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陕西茶马古道的起点和边茶集散地主要在汉中与长安两地。

茶叶产地在陕南,再是川茶。茶叶的流通主要沿着穿越秦巴大山的川陕古道。茶叶的市场在北方的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内蒙古,并沿丝绸之路远销中亚、南欧、北非等地。有学者认为安康紫阳茶北去长安,不须经汉中。而是经子午道,也即荔枝道。

明代诗人王云凤《子午谷》诗云:“马前铜笛数声频,柳底行来水滨。且喜晚炊来子午,曾经春雨

忆庚申。采茶路曲穿林女,放滩声高荡浆人。却叹盛姬几误国,荔枝飞骑独沾尘。”诗中“采茶路曲穿林女”分明写的是子午道沿途所见陕南茶区景色,也是此道输送功能的延续。

今日由西安至四川万源的西万公路也大致与荔枝道相符。其中穿越秦岭的段落是子午道,穿越巴山的部分便是荔枝道。这条古道经过的镇巴、西乡两县均在汉水之南的巴山。巴山与秦岭相比,纬度偏南,夜雨出名,溪流众多,植被茂密。民居、服饰、饮食、口语更近川俗,特色鲜明且风情浓郁。

诗意人生

临江仙·秋日

■ 张裕笛



一片青山浮云荡,
一抹红霞西窗。
—泓碧水自清凉。
一曲声声慢,
一念万里长。

一卷诗书古今事,
一场聚散无常。
—襟明月鬓成霜。
一笑荣枯忘,
一梦又艳阳。

(作者供职于
通达公司)



主题征文

2002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渭南公路局程家收费处工作,当时所在的收费处位于渭南市临渭区的一个村子旁边。乡村的生活比较简单,少了城市的繁华与喧嚣,我就将大把时间花在了认真学习有关公路收费的知识和收费员行为准则的各类文件上,不断规范自己的行为,希望以此能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

闲暇之余,读书、读报成了我的第一选择,机缘巧合,我发现了公路人自己的报纸——《陕西交通报》。它宛若撒哈拉沙漠中的绿洲,弥补着我对行业知识的饥渴,让我随时掌握全省交通公路部门的最新动态、了解最新的政策方针,还可以欣赏到同行的精彩文章。每到一期,我就迫不及待地翻阅,摘要其中的精美片段仔细阅读,细细品味文章的语言风格,领悟作者的写作技巧,不断地拓宽视野、扩大认知、充实自己。

在那段日子里,读报就是我工作之余的唯一爱好。我把它当作我的老师,授业解惑,指引方向。读得多了,我也“蠢蠢欲动”,琢磨着写点东西,试着发表。可毕竟初来乍到,刚开始投出去的稿件如泥牛入海,毫无音信,我也曾因此困惑过,但我从未放弃。我通过仔细阅读,斟酌句旬,以及不断地练习,也偶有“豆腐块”大小的文章开始见诸于报端。慢慢地,我也总结了一些写作方法,由简单的小报道开始逐渐扩大,直到后来还发表了几篇散文和长篇

情系《陕西交通报》

■ 张周超

报道。

随着文章的不断发表,我的“特殊”才能也慢慢地被更多的人发现了,在收费站工作了三年多,便借调到局机关办公室当了秘书。

文字工作是个苦差事,俗称:“抱桌子腿的”,有好多人不愿意干,没有多少实惠,也看不到什么前途。但是当我看到很多道班、收费站和超限检测站地处荒郊野外,生活条件艰苦,我们的道工们不管是烈日当空、酷暑难耐,还是暴雨倾盆、冰天雪地,都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时,我更加坚定了自己从事这份“苦差事”的决心。我曾听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吃的就是这碗饭,国家给我发的工资,我就应该干好这份工作,养好公路保障畅通”。面对这样一群人,我不能不被感动,我常常告诫自己:我一定要把他们的事迹写下来,传出去,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告诉身边所有人:公路人究竟是怎样一群人,他们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

经过无数次的探索、改进,不断的提升、完善自我,我在自信中坚持写作。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得到了肯定和奖励,并成为了局政治处的一名宣传干事,专门负责全局各项工作的对外宣传报道,组织各单位的宣传骨干参加各类新闻写作和舆情处置培训班,为更多喜欢文字的同事们创造展示才能的机会。而我,在每次遇到洪水和冰雪灾害时,都会拿着摄像机和照相机,冲在公路抢险救灾的第

一线,收集影像资料,详细记录抢险救灾过程和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并尽快的将他们的感人事迹宣传出去。作为年轻人,我每天以最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去,常常是白天拍摄照片,晚上加班写新闻宣传稿件,周六周日加班赶稿件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作为一名公路人,一名新闻通讯员,每当我看到朴实的公路人冬冒严寒、夏顶烈日辛勤工作时,深深的感动和由衷的敬佩之情便会油然而生、跃然纸上;每当我写出的反映公路人精神风貌的稿件在报纸上得以发表时,我的内心便充满了无尽的喜悦和满足。而这些改变和收获,皆离不开《陕西交通报》给予我的勇气和鼓励。

《陕西交通报》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转眼间二十年已经过去了,回忆往昔,如果没有《陕西交通报》这位良师益友,我也许至今也只是一位收费员。是《陕西交通报》,让我与文字结缘,为我打开了又一扇窗,看到了别样的风景。这些年,无论到哪里,每一期的《陕西交通报》我都一定会看,有事出差,错过了,就会在网上看,它让我感悟人生、感悟世事,更让我坚定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信念。我的人生因《陕西交通报》而充实,生命因《陕西交通报》而精彩,观念因《陕西交通报》而更新,眼界因《陕西交通报》而开阔。

结缘《陕西交通报》,感谢一路相伴。
(作者供职于渭南市公路局)

闹闹书话

作家阿来的中篇小说《河上柏影》,是续《三只虫草》《蘑菇圈》后高原三部曲的第三部,讲述了五棵老柏树和生活在树下人们的故事。水波荡漾的岷江、碧绿的村庄、岸边的柏树、以及柏树下的人家,在时代变迁中,虽然发展缓慢,前行的过程曲折坎坷,但始终都在迎难而上,不断进步。

五棵老柏树叫岷江柏,就是岷江边的柏树,中国独有,长江上游的先锋树种,喜光根深、树干通直,树叶可提炼柏木油,碎木磨研成粉作为香料,全身都是宝。这五棵岷江柏长在江边,涂印在江面的巨大影子,随着太阳的移动而变化,美丽神秘。这五棵岷江柏长在一个偏僻的村庄旁,是这个只有上万年,树根包裹着石丘,深深的扎根于颗粒粗糙的泥土和云母碎石中,石丘成为树根的一部分。

这个叫王泽周的男孩是在这些柏树下长大的藏汉混血孩子,父亲是一个卑微的木匠,母亲是地主的女儿,住在破旧的羊圈里。他们顽强勤劳,历经苦难终于熬到了好时代,王泽周出生后,母亲日益健康,父亲用勤劳的双手建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家,王泽周对沉默

寡言,忙碌在外的父亲既陌生又怨恨。长大之后的王泽周通过上学走出村庄,来到城市读大学,父亲用劳动换来寺庙里柏木板的边角料,给他做了一个结实的木箱,刻上漂亮的莲花,他嫌弃其笨重又不忍拒绝,在学校受到以贡布为首的同学们的各种嘲笑和欺负,好在教授欣赏他的勤奋好学也欣赏他的木箱,抚摸着木箱忍不住赞叹:“好香啊!”并说这是一种高雅的香,抚慰了王泽周自卑的内心,故乡的五棵柏树时常出现在他的梦里,成为他的牵挂。

五棵柏树也是母亲精神信仰的依靠,天天到柏树下收集香柏叶,虔诚的感恩着柏树,这个善良的人对自己艰辛的生活不以为意,却不能见别人受到小小的折磨。她见了别人哪怕轻皱个眉头,都要以手加额,说:“天可怜见!天可怜见!”面对自己纯善的儿子,她总是会心疼不已:“孩子,人生来不是为了无故忧虑愁烦的呀!”当儿子已经是大学一年级学生时,母亲再说天可怜见,儿子就说:“妈妈,我不是忧愁,我只是喜欢想想事情。”这孩子说这话时,有些骄傲的味道,也有些为了皱眉而皱眉的味道,她的孩子长大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王泽周对父母的感情也不知不觉中悄然发生变化,开始依恋温情,

各种不满和怨恨在对父母的理解中、亲情的回归中慢慢融化和解。不仅理解了父亲和母亲,还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村庄,每当想起那河边的五棵柏树,他的心里便有充满温暖。于是毕业后,王泽周选择回归故乡,但是老同学贡布在对家乡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理念方面产生严重分歧,无论他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大局。利益驱使下,人的欲望永远无法满足,他们不断的开发、破坏和掠夺村庄里的一切,那五棵柏树变成旅游景点,花岗石丘一面削平整,刻上红漆重描的“六字箴言”,柏树上悬挂起了密集的五彩经幡,整座石丘上铺上了平整的混凝土,那些虬曲苍劲犹如大地筋骨一样的树根被禁锢在混凝土下,石丘边缘钉进不锈钢管,钢管间垂着铁链,游人在铁链的保护下可以走到石丘最边缘,居高临下,俯瞰一川激流。柏树下牌子上,写着王泽周最早记下的那个传说,篡改成游客喜欢的充满神秘主义的故事,当年父亲干活换柏木板的白云寺,成为朝圣之路的旅游景点,不再需要百姓的供奉。这一切王泽周无能为力,这种过肆消费的乡村现象普遍存在,就连他的父亲,曾经那个隐忍卑微的木匠,也成了忙碌的大师傅。

然而,五棵柏树却日益走向衰亡,一棵棵的枯萎,一枝一桠的凋零,奄奄一息,也许是

因为混凝土的灌溉,也许是太多经幡的压迫,也许是太多人的践踏和喧嚣,它们经历过风雷电岁月沧桑,经历过山崩地裂的地震、见证过村庄的兴盛与衰败,见证一代代人长成然后化为尘烟,年复一年的努力生长,努力的伸枝展叶,努力的扎根地下,努力使自己强壮高大,努力的向阳向上,曾经遮住了那么多阳光、遮住了那么多淅沥雨水,抵挡了那么多风雪,可是现在,只能虚弱的随着风月日渐苍凉,直至消亡。

最终,这5棵柏树成为他们手里的财物,被现代化机器采伐拉走,还有王泽周家的木屋,也被逐块拆除,搬运到省城郊区一个园子里成为高级会所。因为要修水电站,整个村庄都移民到了县城。那个曾经拥有五棵老柏树的村庄、柏树的故事、和像绿色云彩随着太阳旋转在河面荡漾的云影,随着奔腾的河水,流向远方,永远的消失了。

王泽周的忧伤和无奈,让读者感同身受,然而生活终究要不断向前,那些美好变成记忆,温暖你我。我希望每个人心里都能有一棵树,安静的时候用来想念,能一直记得那棵树发芽、开花、结果、或枝繁叶茂或苍劲孤独的模样,记得阳光在地面画下的巨大树影,作为自己对某个地方、某些人思念的承载。

(作者供职于陕西西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真挚情怀

那一句

问候

■ 张 喆

人生的道路很漫长,每个阶段都走过或长或短的路,就像我家门前的310国道一样。小时候,我只知道它的这端是家,那端是集市;学生时代,310国道承载着我知识的渴望;工作了,我才知道,310国道是横跨中国东中西部的一条国道,起点为江苏省连云港市,途经江苏、山东、安徽、河南、陕西、甘肃六省,终点为甘肃省天水市的国道,全程1613千米。我现在就职于310国道渭南境内一个公路收费站,每次按规定缴费后,当司乘人员离开时,我们都会亲切地送上一句“祝您一路平安,再见”的暖心话语。虽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但我对这句话有很深的感触。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靠着310国道当然靠着310国道吃饭。我父亲那一辈人就是靠着310国道,靠着全国的公路网吃饭,养活一大家人。父亲是一名司机,为了家庭的生计,自己买了货车跑起了全国货运。因为我从小身体强壮,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就会趁我放假带我一起去跑车。我在很小的年纪就算是经历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感受到了祖国的广阔,也用车轱辘丈量了宽窄不一的国省干线公路。

记得初中毕业那年暑假,我和父亲去湖南送货,到了目的地后已是深夜,找不到住宿的地方我们只能将车停在路边休息,迷迷糊糊醒来发现车门没关好,但身体的疲惫却让我 and 父亲又沉沉地睡去。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钱包什么的都被偷了。当时还没有如今现代化的电子支付,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这可怎么办呀?正当我和父亲站在车旁不知所措时,一个穿着橘红色背心、挥舞扫帚清扫路面的人操着一口湖南腔的普通话向我和父亲喊话:怎么了?要帮忙吗?随后这位师傅带着我和父亲到了他工作的场所“公路道班”,我们在那里喝上了热水,吃了泡面。又借用道班的电话联系上了同乡司机才得以返回家。临走时,那位身着橘红色马甲的师傅一边挥手一边说:“一路平安,再见。”那一年,我第一次知道了有个地方叫“道班”,有一群人叫“养路人”。

有一次,我同父亲从外省返回陕西,路过丹凤时我们在路边休息,为了通风换气窗户留了一条缝,一只野生马蜂飞了进来,一下子蜇到了父亲,父亲疼痛难忍不得不停下车在路边找诊所医治。当父亲的一只脚刚踏进诊所时,就口吐白沫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身边的有好心人帮助送到了最近的医院。可是县医院也无法医治,后来又辗转到了商洛市医院,父亲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我也收到了人生的第一份病危通知书。整整一天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是呆呆傻傻地坐在那里等着家人来。后来父亲的病情得到稳定,母亲告诉我,如果我父亲出了事情家里就垮了,天就塌了。

我不知道全国还有多少以货运维生的家庭,也不知道全国还有多少靠着公路生活的家庭。但我知道,每一个司机就是一个家庭的一片天。他们是父亲,是母亲,是儿子,是女儿,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

而今我成了一名“公路人”,坐在这三尺红亭内,向司机道一声“一路平安”,这是对路上奔波的人最大的祝福。我希望司机们能在路上注意安全,困了就休息,千万不要因为赶路酿成悲剧。祝所有司机师傅“一路平安”,也希望我国公路事业蓬勃发展。

夜阑珊,风悄悄;人未眠,思远道。叶绿花开人未到,花谢春渐老。风雨催,流莺飞,丝空结。月照千山外,万里起波涛;寄语弄潮子,归航须及早!

(作者供职于310国道柳枝收费站)

